

惊闻巴黎遭受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,不悲愤,也让我想起年前的法国之行。

巴黎是富丽的,卢浮宫、凡尔赛宫奢侈繁华,彰显皇家气派;巴黎是辉煌的,凯旋门、埃菲尔塔壮美雄伟,挥洒胜利豪情;巴黎是浪漫的,左岸、香榭丽舍大街精致时尚,氤氲人文气息。然而富丽有了,素朴没了;辉煌有了,平静没了;浪漫有了,沉稳没了。要领略素朴、平静和沉稳,必得遁出巴黎之外,如距其四小时车程的圣米歇尔山。

圆锥形的小山赫然就在天海交际之处。昨天我在巴黎街头买的圣米歇尔山模型,此刻仿佛暴长了几万倍,矗立在我的面前。

原以为“仙人指路”是中国独有,听了介绍,方知不然。相传八世纪初

当得起一个奇字了。由于依据山势而建,因此它们同呈锥形,参差错落,层叠向上,建筑高度超过小山本身倍余,逼人而来的奇崛震撼,缘此而生。

沿青石板的步道进入,一边拾级而上,一边抬头仰望。建筑越发显得修长威严,每一幢楼宇、每一条拱线甚至每一丝花纹,都从容地回旋、向上,仿佛在指引人向上飞升、飞升,直到顶端的修道院。

天堂俱可登

胡晓军

一个中夜,红衣主教欧贝偶发一梦,梦见大天使米歇尔风神庄肃,缓缓伸手指向一座海边小山,却不则声。初不以为意,不料此梦一做便是三天。第三天的凌晨,主教终于觉悟,一声号令,率众寻到此处,建起了修道院。在此后的八百年里,教众多次大兴土木,终于成就了这座“西方奇迹”。

山,本不足奇,方圆不过千米,海拔未及百米;但山上的建筑群,便委实

修造院分为三层,底层两个大殿,为接纳朝圣者所用。二层为研修室和会客室,石室穹窿高耸,石桌石凳一应俱全,更配有硕大的壁炉。在这个海角石堡里,一到寒潮袭来的秋冬,拥有火炉的石室,便是圣灵眷顾的福地了。

穿过石室几几,上得台阶许多,终于到了第三层的内庭和回廊。外层厚实的花岗岩墙,内层的流线连拱廊柱,合力将内庭撑起。从廊下仰头而望,哥特尖顶高耸,楼宇巍峨壮观,尤其是米歇尔雕像金光披拂,正手持利剑,指向苍穹。他的剑尖,正是全山所有建筑的最高端。当年,大天使曾指示主教在此修建圣殿,想必是看中这里的海天风光,便于清修。如今,他又将圣剑高举过顶,会否是嫌此山已被俗扰、地球已无净所,于是暗喻相关人士登月攀星、为其在太空开辟一片乐土?

秋风三醉木芙蓉

邹志星

醉芙蓉,黄色花朵的叫“黄槿”,大红芙蓉花似牡丹,花为重瓣,另外还有西洋芙蓉,叶片大,开花早,花色繁多。芙蓉花色一日三变,所以又有“三醉芙蓉”之美称,它植在水边最美,花畔也不错,最好与一种叫“蓼花”相配,便有“红蓼花开水国秋”绝佳景色了。近代作家周瘦鹃先生,也园艺家,喜欢种花弄草,他家花园是闻名的园林,里面就有蓼花与木芙蓉种在池边,他觉得这两种花在菊花开后是最美的深秋景色,曾写了《蓼花和木芙蓉》一文细细描绘了这两种花卉的醉心之美。

上海的公园原来大多有木芙蓉种植,为菊花开后最美秋花,尤其在水边、墙边、沟渠之地种植,有野趣和自然美。它适应性强,对土壤要求不高,耐潮湿,不怕霜,有“拒霜花”之称,也是多年生长的花,在上海冬天严寒时,地上部分枯萎,明年春天又萌发新枝至秋末又花开满枝。不知何故,近年木芙蓉在各公园少见到了!是遗憾呀!我倒在学校,医院,老工房绿地还能见到不少。可能是一些部门喜新厌旧,大引舶来花木,如加拿利海枣、华盛顿棕榈等,还有郁金香、风信子,而把已适应上海的老花木都忘了。

木芙蓉原产于四川、广东、云南等地,一般高数尺,但也有奇芙蓉,到江西可看到如大树高的木芙蓉,在长沙有亩余的芙蓉,在云南、四川还有人

看到高数丈的木芙蓉!说明木芙蓉有许多品种,还没发掘。上海园艺人应有这水平把木芙蓉引种、培育好,品种会很多,使上海秋色更美吧。

木芙蓉会变色是由于木芙蓉中花卉青素的变化造成的,开花初时无色花青素起主导作用,花为白色,经阳光照射,气温升高,呼吸加快,细胞液中酸性增加,花色转红,到傍晚酸更浓就使花变大红呈紫到凋落。木芙蓉种植古人赞之有三利,一利皮可制麻,干为柴薪;二利山麓植之可固路使砂石不冲进溪涧,河床不淤塞;三利庭院深秋菊花开后它再点秋景。为时令名花,怡情悦目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转眼之间我曾经任职的高安路第一小学迎来了建校六十华诞。我不禁燃起对高一小学那遥远而又亲近的思念,屈指算来,我自1989年来到高一小学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的工作,直至1998年调离,将近十年的悠悠岁月在此度过。十年间,如烟的往事实在太多,断断续续的回忆,有的却清晰如昨。

我们高一小学位于上海的西南角,地处文化艺术界人士居住较为集中之地段,又紧邻市府办公部门,所处环境相当特殊。根据学校的情况及新时期对教育的新要求,我以“艺术教育”为突破口,提出“锐意改革创新,坚持全面育人,办出学校特色”的办学理念,力求轻负担、高质量地培养学生全面发展,从而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。在这一办学理念的

指导下,我们学校年年都举办以“金色的童年”为主题的艺术节,培养学生的艺术特长,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。

在每届艺术节活动中,我们为高一小学的每位学生都搭建起表现自己艺术才华的舞台,鼓励每一个高一的孩子都积极参与进来。孩子们自信地从学校各类艺术团队中走向舞台中央,展示着从合唱、舞蹈、京剧表演、各类乐器演奏及健美操等社团中学到的本领。在这些孩子表演的同时,还会穿插来自校书画社的孩子们的现场演绎,而校摄影社团成员的身影也活跃在场上各个角落,记录下小伙伴们精彩、珍贵的美好瞬间。除了这些艺术团队的孩子,我们还根据孩子们的不同特长,鼓励他们挖掘自身潜能,发挥他们的主动性、创造性,并努力为他们创设呈现自己艺术才能的空间,以艺载德,以艺促智,使每个孩子都能在艺术节活动中受益。每年的艺术节活动充分发挥了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,进一步推动了我校艺术教育的发展,体现了我校的办学理念。

得意唐诗诗帖间

张屏山 作



文化杂咏·二胡

胡中行 诗 孙绍波 图

钢琴一键一音符,上下其弦笑二胡。何必漫夸西乐好,大千世界本模糊。

西方文化讲逻辑,讲细节;东方文化讲意境,讲全局。两者之异,考钢琴与二胡可知矣。崇洋者重钢琴而轻二胡,余不以为然。钢琴二胡,本无优劣。若非欲定其甲乙,余则以为二胡音律之模糊性,乃与宇宙特征相契合。世界本模糊,是东方文化之所长也。



处海浪的拍击,那是出于人心和自然的和声,冥冥中涌动着一种自然的神力。这种神力虽极为雄强,却毫不张扬,无限温和而又极度绵长。是的,力量至于最强,则归于柔和;色彩至于绚烂,则必然归于平淡;丰富至于浪漫,则必然归于素朴;语言至于丰富,则必然归于沉思。

下得山来,已是黄昏,夕阳将灰沙点化成满地淡金。回首一望,水天之中,整个圣米歇尔山通体透亮,更增神圣之感。奇怪的是,尽管天色不早,尚有众人徜徉沙滩、倚靠巨石,谈笑风生、毫无归意,更有几辆汽车载客姗姗刚至。一问豁然,原来山前山后、犄角旮旯,开着十几家袖珍客栈,从下午三点或五点开开门揖客,游客事先必须预订。显然,这些游客计划在此小住一宿,既能感受神秘的黄昏,又可观赏朝旭的蒸腾。若逢三或九月潮涨时节,更会有幸得见排空巨浪、一轮红日,此景足以使灵魂与其一起飞升。

过是一群在本地呆腻了的人,跑到另一群人呆腻的地方去罢了。我不以为如此简单。人的身体本在漂移,人的灵魂又远甚之,或许正是灵魂无时无刻地催动身体的漂移。反言之,先开眼界后开心界,此理亦通。同样可将旅行比作艺术,因我信艺术的缘起,便是身体无法超越现实,故而吟诗作画、奏乐起舞,使心灵得以飞升。所以旅行看似俗易,出身并不低微。至于区别,旅行是通过身体亲历之感而触发灵魂遐想,而艺术恰恰相反,是通过灵魂遐想而产生身体亲历之感。

我还相信,一千三百年前的米歇尔必是在某处呆腻了,才会指点信众在此建个居处。神在追求飞升,修行者在追求飞升,每个人都在追求飞升。至于飞升的方式,可以量力而行——大天使只消劳动手指一点,即可腾云驾雾、不费吹灰之力去神游;修行者必须遵循神祇昭示,不辞劳筋骨、历经千难万险去云游;至于凡夫俗子,则大可根据自

沪上有山有水且产茶的地方非松江余山莫属,而能够把余山与宜兴小壶联系在一起的人,唯明代松江陈继儒是也。

陈继儒,字仲醇,号眉公,创意开发“一手壶”,即一只手便能稳托把玩、欣赏、品茗、介于大壶与微型壶之间的小茶壶,成为宜兴小壶首创者。《阳羨茗壶系》记一代壶艺宗师时大彬,初自仿供春得手,喜作大壶。后游娄东,闻陈眉公与琅琊、太原诸公论茶,乃作小壶。时大彬曾派弟子蒋伯苕至松江余山,具体聆听眉公小壶创构思,回到宜兴后,师徒一并研制,烧出了精美的一手壶。由此,逐渐式微的宜兴制壶业,也因大壶改小壶而转衰为盛。明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时大彬感怀使之茅塞顿开的陈继儒品茗高论,专为眉公制作了一把白泥瓜棱小壶,此壶现藏美国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馆,壶底铭文楷书十二字:“品外居士清赏,巴西重九,大彬。”据悉,陈继儒又号“品外居士”。

茶美、水美、壶美,是为饮茶三绝。陈继儒之所以能够创意出精美实用的一手壶,与其久居松江余山的生活体验有关。余山有东西两峰,虽然高度均不足百米,但如松江九峰中的横云山曾是黄公望、董其昌画山水的模特一样,苍翠葱茏,灵动诱人,尤其是双峰体态如乳圆润,很像大地掌心托起的一对云间茶壶。余山水美,“洗心泉”、“沸香泉”之水,清冽可口且带有温性,山上产茶,茶名古称“本山茶”,康熙皇帝幸松江府,赐名余山为“兰笋山”,茶名改称“兰笋山茶”;今为余山绿茶,美称“上海龙井”。余山茶场现有茶园30亩,年产绿茶500斤左右。故,松江余山客观具备了创意中国明代小壶的诸多要素。

人称“山中宰相”的陈继儒,一生与茶结缘,这是其能够与时俱进首创新宜兴小壶的成因所在。据陈继儒自述,他在东余山过着“带雨有时种竹,关门无事锄花;拈笔闲删旧句,汲泉几试新茶”的清幽生活。一苦二静,以茶修身,是陈继儒每天必做的功课。他说自己“日常以苦茗代肉食,以松石代奇珍,以琴书代益友,以著述代功业”;夜坐东余山“神清之宝”,拥炉闲话,渴则敲冰煮茗,饥则拔火煨芋。徐霞客游历天下之初,曾先后四次至东余山拜访陈继儒。陈继儒说:“家有三亩园,花木郁郁,客来煮茗,谈上都贵游,人间可喜事”;又言仰观山,俯听水,“能脱俗便是奇,不合污便是清”。陈继儒以为,“煎茶非漫浪,要须人品与茶相得”;品茗,大壶不便且难雅观,宜人手一壶,自得把玩雅赏趣味;邀友品茗,人不宜多而杂,“品茶一人得神,二人得趣,三人得味,七八人是名施茶”。正所谓“热汤如沸,茶不胜酒;幽韵如云,酒不胜茶。茶类隐,酒类侠;酒固道广,茶亦德素。”上述论点,大多载于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。陈继儒所言精辟、独到,发人深省,故其《小窗幽记》与《围炉夜话》《菜根潭》并称为“中国人修身养性”的三大必读著作。

陈继儒卒于明崇祯十二年(1639),享年82岁。他是在绿香满路、永日忘归中托着一把小茶壶安然长眠于东余山麓的;掩埋他的山泥筑墩高起,冢如壶立。正所谓人在草木中而得“茶”字,遂了他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心愿。

己的意愿,搭机买舟、驾车徒步地去旅游——

仙人临海隅,伸指以为凭。琼宇孤山立,排潮乱石崩。生涯诸境界,心力各依凭。择一飞升去,天堂俱可登。



松江余山与宜兴小壶

尹军



十日谈

那条上学的路,走过了两代人。记忆中的学校

工作外,主动承担起了缝制演出服的任务。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位老师分工合作,为校合唱团几十名学生制作出了精美的演出服。倪老师心灵手巧,精于设计,亲自为孩子们画样、剪裁了贴身的背心,几十件下来,手上都裁出了泡;教导处的陈老师则特地从邻居家借来了缝纫机,接过倪老师剪裁好的背心,一件一件进行缝制,每天几小时干下来,连脚都踏酸了,但她仍旧坚持着,直到所有的演出服加工成型;熨烫是服装缝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加工工序,当时同样身为教导的吴老师,特意从家中带来红心牌电熨斗,细心地为这几十件演出服各部位进行定形处理,使服装外观更平挺了。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穿上了老师们亲手制作的剪裁合身、缝制细

以艺载德 以艺促智

吴文珍

每年的学校艺术节活动中,我校的老师们都默默地奉献着,各艺术团队的指导老师除了每周有计划地分阶段训练,更是在艺术节活动准备期间加班加点,为孩子们能更完美地展现自己的艺术特长而尽心尽职。而一些有着缝纫手艺的老师,在当时活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,在自己的教育教